



萧军全集

18

华夏出版社



“银锭桥西海北楼”——萧军故居





18

蕭軍全集

第一辑 三十年代

第二辑 四十年代

華夏出版社



“放眼乾坤身小寄，乱经浊世砥中流。”

1938年·延安



《萧军全集·日记》卷首

不能不说的话

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的人，还当什么作家?! ……

懂得自己的任务和价值，让一切侮辱和折磨来罢——我将做一个殉道者。

一个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来战斗，为后来者开路。

——萧军

父亲生前，我们没有看过他的这些日记，连想“看一看”的心思也没闪过，虽然它们就公开地摆放在家中一伸手就拿得到的地方。这几十册形态各异、式样不同的“日记”，是文革后期和“军代表”据理力争大吵一架之后侥幸归还的，父亲当时只是批评我“不该耍态度！”，别的竟什么也没说。我明白，父亲时时都在惦记着这一批他几乎情同生命而保护下来的文献资料，这批“日记”跟随了父亲大半辈子，虽然经过“洗劫”，终于还是留存下一部分，弥足珍贵。

1945年“8.15”前夕，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惊天喜讯如同炸雷！“炸”得延安的男女老少几近“癫狂”了！有唱的，有跳的，有吼的，有叫的，有哭的，有笑的，擂鼓的，敲锣、敲盆儿、敲锅、敲碗、逮着什么敲什么的，吃醉了酒的，激动得一下子不省人事赶紧抢救的……燃着火把到处游走不停欢呼、握手、拥抱的……比比皆是！夜幕中，站在高坡远远地望过去，各个山头，崦嵫，沟沟岔岔，都像是被燃烧了起来，堆堆篝火，火光映天！秧歌队、腰鼓队的“火龙”根本就是昼夜未停地回旋在黄土高坡上，这是一个狂欢至极的夜晚！

巩固东北解放区，需要大量有作为的干部，党中央组织的工作大



队一批紧跟一批出发了……。父亲他找出了多年不用的破行李袋，结实实细细地缝着，指南针、军用水壶、火柴、绳子、护身用的刀子、药品、草鞋、最必要的衣物……一切齐备了；他从保育院接回了他的“崽儿”，三个，夫妻俩决意带着他们行军，一个也不少，生死在一道！他忍受不了和孩子们分离，长久的牵挂，他真的捱不了；又为孩子们准备了路上应急用的饼干，还亲自炒了一些面，放上了一些糖……。最后，他将自己的手稿、日记、笔记、书信、照片、重要的书籍、剪报、资料、由他主责的“延安鲁迅研究会”的全部重要档案、研究会出刊的全份合订本《文艺月报》以及《解放日报》合订本……统统捆扎整齐，用厚厚的油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封它个严严实实，放进了他预先定制的两只木箱子里，就由公家分配给他骑的那匹马，承担了这驮载的全过程。

我们是跟随着延安鲁迅艺术文学学院的“鲁艺文艺大队”，1945年底第三批出发去东北的，经过了四十几天的行军，终于抵达张家口。

“意外”总是会发生的，和这批“日记”有关的，是发生在行走中过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家的那匹原本很温顺的马，竟一反常态地站在河沟子里和另一匹马咬起架来，死活拉不开！结果呢，连轿带人带两只书箱两匹马，全部翻倒在水里！青年学生们立即跳下了河，和父亲一起，捞人捞箱抬轿又抬马……好在河水由于季节的缘故，并不太深，也没伤到人，终归是没出什么大事，也亏得父亲有“先见之明”，里外三层的油纸，起到了关键的大用场，箱内物品丝毫无损，这批“日记”就是这样得以幸存下来，而那些青年学子们呢，都没来得及问下他们的姓名，就又匆匆地追赶队伍了……

关于“日记”的话题父亲这样说：

“日记”本身是代表一个人真正思想感情的，不能掺假。

因了日记中讲真话而获罪的人，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只要不是把日记当作个人发泄私愤的工具，而是作为鞭策自己的一面镜子，那么，任何挫折与牺牲，在所不惜！

我的日记，就是我的人生奋斗的简单过程，那里有我的耻辱，也有我的胜利，也有我的痛苦……一切东西都在里头了，因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具体的“人”，我就有“人”的这些倾向，究竟形象怎么样？我不管这些事情！

我是生在这个时代，作为具体的人在这个时代该干的事我干了——就是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以至于将来人类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对这人生也没有什么遗憾，需要做



的,就做了,至于旁人怎么说,怎么评论,那是他的问题,我也不管这些。

我的日记虽然是不完全了,但是也可以看出来我过去生活的一些纪录,可以找到我的伟大与渺小、卑鄙与崇高,都在那里看得到,我是个人,我不隐瞒这些的;我是个作家,我更不隐瞒这些的!由于它真实地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奋斗的历程,我珍惜它们……“文化大革命”中把我几十年的日记都抄家抄跑了,而且,专捡我写“不好的”给记下账来啦!从此以后,压根儿我也不写日记了!……——父亲沉吟着。这是1988年的初夏,父亲的病,越发地沉重了起来,已经完全不能进食了。

为了整理出版《萧军全集》,几个月的“苦读”,当我们终于将父亲这批大小、支离斑驳、形形色色、薄厚不一的“日记”本册摆放在一起的时候,却相对无言,不敢张口,是怕禁不住自己的泪水滚落!

父亲的这一生,都在寻找着他理想中的真爱,为了这无边大爱,他的感情生活像是被死死地钉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殷殷地,滴着血……他是真挚的,他是努力的,他毫无吝啬,总想留一点什么给后人,“哪怕是一点点值得学习的精神也好”!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把《萧军日记》披露给读者的初衷。

萧耘 建中 2006 年春节于茂林居

第一輯

30 年代



想说说这批“日记”……

“懂得自己的任务和价值，让一切侮辱和折磨来罢——我将做一个殉道者。”

“一个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来战斗，为后来者开路。”

——萧 军

父亲生前，我们没有看过他的这些日记，连想“看一看”的心思也没闪过。虽然它们就公开地摆放在家中一伸手就拿得到的地方。这几十册形态各异、式样不同的“日记”，是文革后期，我和“军代表”据理力争大吵一架之后归还的。父亲当时只是批评我“不该耍态度！”，别的竟什么也没说。我明白，父亲时时都在惦记着这一批他几乎是用生命而保护下来的文献资料。这批“日记”，跟随了父亲几乎一生，情同骨肉，虽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劫，终于还是回归了一部分，弥足珍贵。

记得儿时老师曾教导过我们：“……通信、日记都是属于个人的东西，绝对不允许私自拆开、‘偷’看……否则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可是妈妈却随便翻看着爸爸的“日记”，除了摘抄，还要和她延安时期的女友们沟通沟通在萧军的“日记”里又找到了什么新线索，有时竟还悄悄地(!)撕下几页——可至少“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去毛主席家作客的几位姓名算是弄清楚了……。等我渐渐长大了，也才“悟”出一个理——老太太所以“敢为”，那是她和老头儿有那份“交情”！——父亲偶或不悦，就会冲我说：“她是你妈！”——可奈何？！

1945年“8·15”前夕，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惊天喜讯如同炸雷！“炸”得延安的男女老少几近“癫狂”了！有唱的，有跳的，有吼的，有叫



的，有哭的，有笑的，擂鼓的，敲锣、敲盆儿、敲锅、敲碗、逮着什么敲什么的，吃醉了酒的，激动得一下子不省人事赶紧抢救的……燃着火把到处游走不停欢呼、握手、拥抱的……比比皆是！夜幕中，站在高坡远远地望过去，各个山头，崦岬，沟沟岔岔，都像是被燃烧了起来，堆堆篝火，火光映天！秧歌队、腰鼓队的“火龙”根本就是昼夜未停地回旋在黄土高坡上，这是一个狂欢至极的夜晚！这些，都是父母及“老延安”们讲给我们听的。

巩固东北解放区，需要大量有作为的干部，党中央组织的工作大队一批紧跟一批出发了……。父亲他找出了多年不用的破行李袋，结结实实细细地缝着，指南针、军用水壶、火柴、绳子、护身用的刀子、药品、草鞋、最必要的衣物……一切齐备了，他从保育院接回了他的“崽儿”，三个，夫妻俩决意带着他们行军，一个也不少，生死在一道！他忍受不了和孩子们分离，长久的牵挂，他真的捱不了。又为孩子们准备了路上应急用的饼干，还亲自炒了一些面，放上了一些糖……。最后，他将自己的手稿、日记、笔记、书信、照片、重要的书籍、剪报、资料、由他主责的“延安鲁迅研究会”的全部重要档案、研究会出刊的全份合订本《文艺月报》以及《解放日报》合订本……统统捆扎整齐，用厚厚的油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封它个严严实实，放进了他预先定制的两只木箱子里，就由公家分配给他骑的那匹马，承担了这驮载的全过程。

我们是跟随着延安鲁迅艺术文学学院的“鲁艺文艺大队”，1945年底，第三批出发去东北的。这支队伍挺“奇特”，仅仅孩子们就有二十六、七个，自然，骡驮轿（前后两匹骡子架着一个窝篷）就多，牲口也多，麻烦事就必然多。

再就是“妈妈”多，而“爸爸”少，那是因为许多爸爸都是“领队”，组织上委以重任，他们必须要忍受这牵肠挂肚似的暂时分离。多亏有“鲁艺”的青年学生们一路小心地照护着：他们白天要照顾行军，晚间要安顿宿营、弄柴、帮厨、汲水、放下驮轿、卸牲口、喂牲口、站岗放哨、随时准备回击可能遭遇到的匪帮……第二天一清早，还要安置好驮轿，抱起孩子们送进轿，半路碰到要屙屎撒尿的小家伙们，部队行军又不能停，不但忙坏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些十几岁的“叔叔阿姨们”，也没少扛着孩子追赶队伍跑得气喘吁吁！我家孩子多，父亲的劳苦可想而知，他说，最怕的是“小东西们”一边屙屎还一边玩儿，队伍越走越远，追赶起来，肺都要跑炸了！终于是经过了四十几天的行军，到达了张家口。这其中的故事、笑话，每个战士都能讲上一大箩。和这



批“日记”有关的，是发生在行走中过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家的这四匹很温顺的马，竟一反常态地站在河沟子里和另一匹马咬起架来，死活拉不开！结果呢，连轿带人带两只书箱两匹马，全部翻倒在水里！青年学生们立即跳下了河，和父亲一起，捞人捞箱抬轿又抬马……好在河水由于季节的缘故，并不太深，也没伤到人，终归是没出什么大事。也亏得父亲有“先见之明”，里外三层的油纸，起到了关键的大用场，箱内物品丝毫无损，这批“日记”就是这样得以幸存下来。而那些青年学子们呢，都没来得及问下他们的姓名，就又匆匆地追赶队伍了……

事有凑巧，若干年后当我去看望住在医院里的骆宾基同志时，可巧他的一位病友，正在颇有兴致地讲述着他们“鲁艺文艺大队”当年前往东北解放区，一路上发生的种种难忘的事……。当他讲到为了抢救萧军家的孩子们，他们不顾一切地跳下了水……，等到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才发现，他“轻装行军”带出来的唯一小小军用挎包里的文稿，被河水一灌，全部成了纸蛋蛋！土法生产的“马兰纸”真的是稀糟，别说是河水，夸张一点说，就是偶尔打个喷嚏溅在这纸上，也会“糟”出几个洞洞来的。

“啊！这位叔叔，那个被救起来的孩子就是我呀！父亲多次向我们讲起了这个故事，也始终在寻找着你们的下落……，手稿我是赔不起了，我给您鞠个躬，万分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吧！！”

“哈哈！竟有这么巧的事？！你都长得这么大了，当初还不到两岁吧？”

“整整一岁半多一点！延安‘小老干部’萧耘是也。”

“哈哈哈哈哈……”病友们都为我们这意外的重逢而兴奋了。

后来，父亲、母亲亲自带着我们去拜访了这位“新影乐团”的团长——徐徐同志。

关于“日记”的话题父亲这样说：

“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的人，还当什么作家！……”

“‘日记’本身是代表一个人真正思想感情的，不能搀假。

“因了日记中讲真话而获罪的人，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但是，只要主义真！只要不是把日记当作个人发泄私愤的工具，而是作为鞭策自己的一面镜子，那么，任何挫折与牺牲，在所不惜！

“我的日记，就是我的人生奋斗的简单过程。那里有我的耻辱，也有我的胜利，也有我的痛苦……一切东西都在里头了。因为我是一个



人,我是一个具体的‘人’,我就有‘人’的这些倾向。究竟形象怎么样?我不管这些事情!

我是生在这个时代,作为具体的人在这个时代该干的事我干了——就是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以至于将来人类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对这人生也没有什么遗憾。需要做的,就做了。至于旁人怎么说,怎么评论,那是他的问题,我也不管这些。

“我的日记虽然是不完全了,但是也可以看出来我过去生活的一些纪录,可以找到我的伟大与渺小、卑鄙与崇高,都在那里看得到。我是个人,我不隐瞒这些的;我是个作家,我更不隐瞒这些的!由于它真实地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奋斗的历程,我珍惜它们。……”(顺便插一句——就拿延安这部分日记来说吧,如果延安时期不是经济状况,物质状况那么样拮据而紧缺的话,如果能“敞开了”用笔、墨、纸、灯油……我想,父亲的“日记”绝对会写得远不止如此。一次,为了得到几张纸,转了几个部门去“批准”,却一无所获,还说他“越级”了……最后他只好舍弃了公家供给的新棉鞋没领取,折合了几个钱,买来了几张纸!还买了些许的食品,回到几十里外的村庄去看望他的“拜实兄弟”——贺忠俭和刘庄帮助过我们一家的乡人们,十冬腊月,那双脚,自然是受了委屈!)

“文化大革命中把我几十年的日记都抄家抄跑了,而且,专捡我写‘不好的’给记下账来啦!从此以后,压根儿我也不写日记了!……”父亲沉吟着。

片刻,静静的病房里,空气似乎凝滞了。这是1988年的初夏,父亲的病,越发地沉重了起来,他患的是险恶的“贲门癌”,已经完全不能进食了。

为了整理《萧军文集》的出版,几个月的苦读,当我们终于将父亲这批大小、支离斑驳、形形色色、薄厚不一的“日记”本册摆放在一起的时候,却相对无言,不敢张口,是怕禁不住自己的泪水滴落!

“……我们为什么不再早一点!再多一点!再炽热一点!再努力一点!再拿出更多的一点时间给父亲呢!!”真的是好悔啊!——只以为父亲是一条硬汉,他有无比的坚定和勇敢,什么困难全不怕,他永远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是可以倾诉的挚友,是可以同生共死的战友,是可以尽情欢歌的乐友,是心细如发的慈父,是我们心仪而优秀的作



家,是无可替代的师长……而父亲笔迹的丝丝缕缕,确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他的内心是如此的柔软与苦痛!他是以怎样的忍耐完成着恩师的遗愿,用何等的胸襟维护着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青年时的他们,为了完善自己,完善对祖国、对人民、对自己所追随的共产主义(communism)的忠诚,是经受了如何“炼狱”般的自我革命与改造!“日记”中提及的许多“人物”,都是后来我们所熟识的,以至于他们的家人、后人,大家至今仍葆有着亲人般的真情。是父亲的日记,教我们如何对待人生;教我们如何更加深层次地尽可能地以理解与宽容的态度对事、对人;是父亲的日记,教我们对待所发生的一切,更加审慎、尊敬并充满了反思!……

父亲的这一生,都在寻找着他理想中的真爱。为了这无边大爱,他的感情生活是被死死地钉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殷殷地,滴着血……为了这无边大爱,他毫无愧悔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是真挚的,他是努力的,他毫无吝啬,他总想留一点什么给后人,“哪怕是一点点值得学习的精神也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把《萧军日记》披露给读者的初衷。

萧耘 建中 2006年春节于茂林居。



一九三七年《日记》

五 月

五月四日

我很怕早晨一醒来的时候,那个可怕的思想来建设它新基础的时候,它要破毁一切昨天所决定的,它又要使我这一天陷于忧伤里,我将会用方法排除它——运动。

昨天许突然对我说:

“中国人材很缺乏,你不要为了爱,就害了自己呀!把失恋的痛苦,放到工作方面去,周先生是这样的……”

“我但愿自己渐渐就会好起来的,不过自己总是不能把握自己的热情……”

“还是太年青啊……”

九时许到鹿地处,看完了校稿,顺便谈一些闲话。我总以为他比我小,可是他已经三十五岁了。十年前即开始了文学运动。

这一晚在那里谈得很好,但是不想常去,怕扰害了人家的工作和安宁。

知道自己应该开始新的工作了,可是还未开始。不知要等待到什么时候?读书罢。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半钟,我正在读着托尔斯泰的《安娜小史》。

整日的精神似乎全部被安娜吸引着,趣味增高。



五月五日

一棵树从它生根的地方，起始假设它能活过来，这里会变成它底第二个故乡，它底须根也将在这片土底下面舒展开了。

每天早晨，我要告诉自己：

你需要健康，安宁（动荡也好）和快乐。

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和苦痛，总要正视它，要拿出一个无往不克的战争者，拳斗师那样忍耐和勇敢，一个解剖师那样寻找它们缝际的精神，正视它们，解决它们，不能压制和逃避。要想就任他想，从这之中也会得到经验。

事件总是进行的，

事件总有解决的，

只有对于时间上的忍耐却是一种艰难的工作。

我应该在忍耐方面锻炼自己，躁急会败坏了一切。

安娜读到了 262 页。

人对于死的人总是宽恕的，对于未获得的事物，总是憧憬着它底美丽！

我曾要计划写一篇小说，可是我发现在《安娜》中，我要写的几乎全被那老头儿写过了。

我一定要好好安置我的生命。

五月六日

我在公园里，常常看到一些可爱的孩子们（更是外国的），他们穿着各样的衣服，由母亲们精心地装扮过：女孩儿们，常常要穿着小斗篷似的上衣，红色的或是白色的。在有着卷曲或者没有卷曲的金色或是栗色的头发上系着一个那么轻松而活泼的绸带结，像要飞去的一只蜻蜓；男孩们则是那样显着顽皮和莽撞——他们全是光着可爱的小腿！

有一个红衣的不大胖的小男孩，每天早晨要走在他那不甚胖的父亲的前面，到我喝茶的地方，自己指示着，由爸爸掏钱买一个插着竹签的糖，于是愉快地舔着（有一点节省）和爸爸谈着……

于是这引起了我一点朦胧的愿望，好像我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小孩子似的……自己又觉得这小市民的想头怪可笑啦！



我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却应该永久做个情人。

将读完了《安娜》的第三部(350页)我心里觉得很安宁。沿着草场走一转，一些孩子们跑叫着，像一些麻雀似的。月季花开在花圃里，一只黑头灰身黑长尾鸟在我底面前从一树枝上飞叫到另一枝上，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我计划着要写一篇《夫妻》，以我和吟以及周遭凡有妻子的朋友们作题材，解剖他们，发见他们的病解，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普式庚，托尔斯泰，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这都是我衷心爱着的作家们。

中国则是鲁迅，我将由他们每人身上汲取我所需要的。

我要完成我自己。

五月七日

昨夜读完了《安娜》，这真是一部魔惑了我的书！它掘发了整部的人性，善的和恶的。它整证明了人的全部，永久是善良的，只是制度造成了他们各种不同的型。但是怎样消灭这障害人类善良的东西呢？托氏似乎被混淆了。祷告，饶恕全是不行的，它们要从根本上变革，就是寻到构成这结果的最后的原子来……即所谓相对中的绝对真理。

有工夫我将准备再读一遍。

今天开始读《伟大的十年间文学》。

昨天一天心境很健康。睡的也甚好。

1，早晨在公园读书。

2，十二时珂来，同去吃午饭，而后到许家。珂为她抄稿，落雨，我归来。本拟至鹿地处，因怕他们不在。

3，下午约二时归家，接吟信，即作复。写得很长，付邮。

4，晚饭后到鹿地处，他们将由北四川路回来。中野有信来说要为中国杂志写稿。他们谈到《羊》，也谈到《第三代》和《八月》。我略说了创作它们不同的历程和创作的经验。《八月》鹿地还没读过，我将要带一本给他。

也谈叶紫的文章，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杨七公公过年》那篇比